

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 就在共产党内

北京印刷一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卫戍区某部四连战士理论组

中国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写作小组

广西人民出版社

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3113·208 定价：0.08元

毛主席语录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出 版 说 明

这篇文章选自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二十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的《解放军报》。

D181.1
1077

目 录

- 一、苏联党内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
的主要力量……………（1）
- 二、苏联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和条件……………（7）
- 三、党内资产阶级怎样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14）
- 四、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联人民和
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21）

一、苏联党内资产阶级是复辟 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伟大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窃取党政大权之后，资本主义已全面复辟。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已经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国家主人翁的地位被打了下去，重新陷入受压迫受奴役的苦难深渊。苏联的惨痛教训，深刻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的历史大倒退，绝不是偶然现象。它主要地是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一种产物，是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結果。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白匪的武装叛乱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都没有把苏联搞垮；希特勒法西斯几百万军队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摧毁苏联。然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走资派一上台，不用枪，不用炮，就从内部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颠覆了。可见，党内资产阶级比明火执仗的敌人更危险，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新老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上台的社会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首先，失败的阶级还在进行疯狂挣扎。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四〇页）。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就同国际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发动反革命叛乱，十四个国家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妄图一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苏联人民在列宁领导下，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粉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但是，失败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据一九二八年统计，当时苏联的资本家、地主、富农、贵族、反动的帝俄官吏和教会官员、反动军官以及反动知识分子，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这些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反抗，每日每时都在从事破坏活动。一九二八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地区煤矿，查获一个由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庞大反革命组织，他们里通外国，破坏机器和设备，“设法使矿井倒塌、爆炸和烧毁”。一九三〇年，莫斯科技术界上层知识分子，勾结帝俄官吏，在当时法国总参谋部的操纵下，组成反革命“工业党”，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一九

三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遭到了彻底打击，但他们仍然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破坏和捣乱，同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

其次，新的资产阶级不断产生。苏联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小生产经常地大量地产生新资产阶级。苏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前，新的富农和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就大批产生。一九三六年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但私有经济的残余还存在。据一九三七年统计，当时个体农户还有一百五十万，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这种小私有制，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根据苏联《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规定，集体农庄庄员可拥有零点二五公顷至半公顷自留地（一公顷等于十五亩），并规定可私养一定数目的牲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严重的庄员，就非法侵占公有土地和公有牲畜，出租自留地。为此，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中，联共（布）中央曾两次作出决定，先后收回被非法侵占（有的被出卖或出租）的集体农庄公用土地达七百三十万公顷。此外，投机倒把、雇工剥削的现象在农村也不断发生。不少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成为新富农。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腐蚀下，一些农村干部蜕化变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2. 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变为新的工人贵族。苏联从三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步扩大了工资差距。此外，又过分强调对先进生产者给予物质鼓励，结果，工人当中的一部分人在资产

阶级思想腐蚀下蜕化变质，成为新的工人贵族。

3.从知识分子中产生新的精神贵族。在教育、文艺等各个文化领域仍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的情况下，从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上不断产生出新的一代精神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出身工农，但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享受高俸厚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中不少人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把知识当作追求个人名利的“资本”，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这些人按其经济收入、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来看，都属于资产阶级。

4.在党和国家机关出现资产阶级。从三十年代起，苏联把高薪制逐步扩大到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到了五十年代初，又对少数党政机关的高级负责干部实行特定职务工资制，进一步扩大了工资差距，强化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身居高位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别墅，有汽车，有服务员，其中不少人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成为走资派。

所有这些新老资产阶级，正是苏修叛徒集团上台的社会基础。

走资派是新老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苏联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被没收了，他们名声很臭，活动地盘越来越小。社会上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一般处于无权地位，也没能力组织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直接较量。所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不得不把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掌握部分权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这样，苏共党内便逐渐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生死搏斗的主要战场，党内资产阶级也就成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主要力量。而走资派，特别是窃踞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的走资派，成了整个新老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苏共党内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疯狂进行复辟活动。正因为这样，苏共党内始终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如列宁病重期间，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纠合一伙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等反党分子，企图篡夺党的领导大权。列宁逝世后，他们再次向党进攻，妄图改变党的路线。托洛茨基的进攻被粉碎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流又跳了出来，在列宁格勒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接着，又出现了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反对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以后，苏联虽然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仍然存在。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资产阶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走资派已经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老的走资派被打倒了，新的走资派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以“红色专家”面目出现的走资派，就是旧土壤中长出来的新毒菌。这些人一般出身都

很好，又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其中不少人还做过工，组织上入了党，又经过高等学校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派凭借手中的权力，在他们所控制的一些部门和地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直到全面篡夺苏联的党政大权，使党和国家完全改变颜色，起到了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起不到的作用。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一再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页）并且采取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列宁逝世后，他领导苏联人民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并且扩大了某些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有了发展，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膨胀。作为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隐藏很深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赫鲁晓夫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钻进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并拼凑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班底。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一伙施展种种阴谋诡计，篡夺了党政大权，终于在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

二、苏联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既有客观的经济基础，又有其政治思想根源。

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〇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分析了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六二页）无产阶级一定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四九八页）。为此，必须“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六七页）。列宁在世时，非常重视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伟大的革命实践。

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解决。苏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着三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少量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个人副业）。在工业中，当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虽然占主要地位，但是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手工业者还占一定数量。在农业中，集体所有制加上小私有制则占绝对优势。如一九四〇年在全国播种面积中，国营农业企业只占百分之八点九，集体农庄占百分之七十八点二，庄员和职工私人副业占百分之三点五，个体农户占百分之九点四。再从全国商品流转总额看，合作社和集市贸易也占很大的比重。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高薪赎买政策，并赋予他们一定的企业领导权力，后来这些人逐步被苏维埃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所代替。苏维埃时代培养的这些人、经理等，许多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普遍实行一长制领导以后，许多企业的领导大权，实际上是被掌握在这些经理、厂长、技术人员等人手中。在集体农庄的管理中，农庄主席拥有很大的权限，有的农庄主席要求：“每个庄员都绝对执行我的指示”。在知识界中，实行学位学衔制。实行这些制度的结果，

使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强化和扩大。资本主义企业中那种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企业领导人员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更是占统治地位。本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不能马上取消，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等级工资制，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但是，当时苏联在工资制度方面，逐渐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把列宁时期规定的仅限于资产阶级专家范围的高薪制，逐步扩大到党政领导干部和新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待遇。据一九四〇年有关资料看，当时的知识界中，最高的年工资在三十万卢布以上，而一般职工最低的年工资还不到一千八百卢布，差距达一百七十倍。特别是到了五十年代初，对少数党政机关高级干部实行特定职务工资制，进一步扩大了党政领导人与一般职工的工资差距。如一九五三年，苏联部长月工资为五千到六千卢布，加上特定工资六千到八千卢布，合计为一万一千到一万四千卢布。一些党政领导人和高级知识分子除领取高工资、高稿酬和高奖金以外，还有许多特权享受。这些人变成了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不少人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工矿企业，过多地强调物质鼓励的作用，不仅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和计件、计时奖励制，还实行了累进计件奖励制，扩大了工人之

间的工资差别。尤其对先进工作者更给予高额奖金和种种特殊待遇。这对工人阶级起到极大的腐蚀作用，使工人阶级内部容易滋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有的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从工人队伍中分化出来，成为新的工人贵族。这种新的工人贵族是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其中有些人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主席最近深刻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这些人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党内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

党内资产阶级并不象一般资本家那样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变为垄断权、剥削权、压迫权，实际上是把权力转化为资本。他们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合法和大量非法途径，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苏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曾指出：一些人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他们的世袭领地”。例如，一九三七年四月《真理报》揭露，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等工厂的领导人，非法签订合同，接受定货，用的是国家工厂的原料，可是所有的钱都装进了他们的腰包。对此，联共（布）中央监

委指出：“这是把国家企业变成私人小铺子。”在农村中，一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占据公有土地。如白俄罗斯有的农庄主席，个人的宅旁园地竟达两公顷之多（相当于三十市亩）。有的农村干部还参与雇工剥削、出租或买卖土地的活动。如库斯塔纳伊州一个集体农庄的干部，把农庄的六百五十四公顷土地租给私人。另一个农庄在一九三八年一年中，靠出租土地而获得的收入高达九万八千卢布。梁赞州的一个村苏维埃主席以一百二十五卢布从集体农庄购买了一点六公顷牧场。特别是一些党政领导人，把他们所把持的地区和部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些走资派不但本人成了吸工人和劳动人民血汗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在他们的庇护下，党内外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成批地产生。

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二一页）党内走资派所以能够把职位和权力变成无偿地占有别人劳动的特权，把权力转化为资本，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分工，还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领导和管理国家的职能还不能做到普遍地由人们来轮流行使，就是说，还成为一部分人的特殊职能。

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

十月革命后，苏联还存在着大量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并

且时刻梦想复辟。同时，小生产大量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〇〇页）。

在上层建筑一些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还占统治地位。教育战线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把持。十月革命后，列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曾着手对沙俄旧教育制度进行改造，为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进行了初步的革命实践。但是，到了三十年代，隐藏在教育部门的走资派，以当时的教育部长凯洛夫为代表，利用窃取的权力，进行疯狂反扑，诬蔑二十年代的学生“知识水平低下”，教育改革是“实用主义”，并在一九三九年抛出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代表作《教育学》，鼓吹在教育面前人人“一律平等”，“智育第一”，实行“专家治校”，把学校变成培养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科技战线也是被新老资产阶级所把持，出现了“学阀集团统治”和“个别科学家集团”垄断的局面，还规定了各种学位和奖金制度，什么院士、通讯院士、博士、副博士等等。文艺界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但是毒草丛生，如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右派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星》两个文艺刊物上发表的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作品等等大量出笼。舞

台上则充斥着《天鹅湖》、《巴黎圣母院》一类封、资、修的东西。许多在苏维埃年代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和所谓“红色专家”，在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引诱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毒害下，成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

此外，还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联是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国际帝国主义总是交替使用武装干涉与和平演变的两手策略，力图颠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当他们策动反革命叛乱、武装干涉失败后，就着重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用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毒害无产阶级。这是产生苏联党内资产阶级的国际根源。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和国内外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现象，并且始终存在以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为主要力量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三、党内资产阶级怎样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联由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

苏联修正主义的上台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一伙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都是投机革命，混入党内，逐步爬到党政高级领导岗位上去的。赫鲁晓夫是在一九一八年混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二九年被派到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后来当上了该学院的党委书记。此后，赫鲁晓夫玩弄两面派手法，继续往上爬，一九三一年任莫斯科市鲍曼区委第一书记，一九三五年就成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一九三八年窃踞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三九年钻进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他又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赫鲁晓夫以两面派手段青云直上，窃踞了苏联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并拼凑起一个反革命的班底，勃列日涅夫就是这个班底的重

要成员。虽然他们出身一般较好，而且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被培养成所谓“红色专家”，但他们的世界观有的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有的则在旧教育制度熏陶下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依靠资产阶级法权获得高额薪金和各种特权，变成了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了苏联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长出的新毒草，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出整个资产阶级处于垂死状态的各种特点，带有极大的反革命疯狂性。他们利用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他们所把持的部门和地区，大肆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为篡党夺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进行组织准备。这些党内资产阶级的头目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赫鲁晓夫这个隐藏在苏共中央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施展其反革命伎俩，大耍两面派，一方面对斯大林同志进行肉麻的吹捧和颂扬，什么“我们亲爱的父亲和英明的领袖”，什么“整个进步人类的灯塔”，“我们的旗帜”等等。另一方面，却竭力网罗党羽，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为他篡党夺权作着各方面的准备，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就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第九天，他以“加强集体领导”、

“反对双职权”为借口，迫使马林科夫辞去了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同年九月，赫鲁晓夫就窃踞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篡夺了苏共的最高领导，自上而下地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与此同时，他进一步网罗党羽，把勃列日涅夫拉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在党内公开组成一个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头目的叛徒集团。他们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安插亲信，把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安插在各部门的领导岗位，大批清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颁发大赦令，大赦在卫国战争中“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并规定：“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德国特种部队中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这就是说不论是叛徒、特务或是反革命分子，不管罪行大小，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阶级基础。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抛出了“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以“反对个人迷信”作幌子，大反斯大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赫鲁晓夫的操纵下，这次大会排挤了原来十九大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央委员，代之以苏修叛徒集团的拥护者。在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制造了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以极其卑鄙的手段，把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最后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排挤

掉，从而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大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

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无论哪个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国家名义拥有的生产资料实际上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走资派篡夺苏联的党政大权，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改变了苏联国家政权的性质。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虽然仍保留着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是，由于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企业生产的目的已不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原来从属于全民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农庄和企业，则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下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农场和企业。同时，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时曾经深刻地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七九页）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赫鲁晓夫上台不久就鼓吹“应当提高利润和

赢利的意义”。苏修党纲也明确规定要把提高赢利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授意其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抛出了《计划、利润、奖金》的黑文，提出了所谓“改革计划工作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国家应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生产”，对企业只下达一项主要产品的产量计划指标，其余指标完全由企业自己制定，产品价格可由企业规定等。这个“建议”出笼之后，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叫嚷进行试验。随后国家计委通过决议，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企业中，对“利别尔曼建议”进行广泛的试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进一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公然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苏修中央全会上，决定实行以提高利润为核心的“完善计划方法和加强经济刺激的新体制”，即“新经济体制”。其实质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来改进“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刺激企业生产，使企业把追逐利润作为生产的目的和动力。据统计，苏修在一九六五年推行“新经济体制”的企业仅七百零四家，到一九七〇年就猛增到四万多家，一九七四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企业已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九十，目前已在工业、交通、建筑、饮食、商业、农业等各个经济部门中全面施行。由此可见，今日苏联的工农业生产，已经完全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

苏联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苏

联企业中领导人同工人之间只能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早在一九五五年，在赫鲁晓夫控制下的苏共中央就作出“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一九五七年，苏修叛徒集团实行了“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改组”，进一步扩大了地方各级领导的权力。实行“新经济体制”后，更以法律形式，授予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企业的代理人以种种权力。经理成了企业的太上皇。苏修一个企业经理声称：“托拉斯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则完全处于无权地位，沦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劳动力重新变成商品。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所控制的国家政权，垄断了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垄断了苏联消费品和其它产品的分配大权。当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提出所谓“物质利益原则”，在这个口号下，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一年期间进行工资“改革”，使企业厂长、经理、总工程师以及科学文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等，获得大大高于一般职工的工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凭借他们的特权，以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等形式以及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各种非法手段，大量侵吞工农群众的劳动成果。今日的苏联完全是按权力和所支配的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不过剩下了一个外壳。

此外，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内，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统治下，资本主义也实现了全

面的复辟。

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看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地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标志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已在苏联党内占了统治地位，那些把持中央和地方领导大权的党内资产阶级形成了今天统治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尽管他们苏维埃的名称没有改；列宁党的名字没有改；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没有改，实际上，苏联共产党已变成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的资本主义经济；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四、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联 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毛主席深刻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联党内资产阶级的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伙上台后，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这伙窃踞了苏联中央和地方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就成了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既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又控制了整个社会财富，比起老资产阶级来，更贪婪，更反动，更残暴。他们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对外疯狂侵略扩张，推行霸权主义，给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

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上台的那一天起，就口念“物质刺激”经，手举“利润挂帅”旗，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敲骨吸髓地榨取苏联劳动人民的血汗。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颁布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以法律形式赋予企业领导人种种特权。《条例》明文规定，企业

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某些生产资料；有权确定企业的人员定额；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等。工厂经理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工人则成了雇佣奴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榨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用尽了一切凶狠的手段，如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使用童工，任意克扣工人工资和处罚工人，甚至毒打、逮捕、拘留以至逼死工人。近几年来，他们还挖空心思，制定和实行了种种所谓“科学组织劳动”的措施，迫使工人的手一秒钟也不停歇地紧张动作，竭力榨取工人最后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不仅如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还在全国各地推行名目繁多的“黑经验”“黑样板”，特别是那个谢基诺试验。它通过裁减工人，提高在业工人劳动强度，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谢基诺试验推广的结果，工人大批失业，流落街头。目前，在全苏一亿一千万劳动力中，约有百分之十二的人，经常处于变相失业的“流动状态”。而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已超过百分之二百，比沙俄时代工业部门的剥削率高一倍以上。今天的苏联劳动人民，正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另一方面，一小撮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则利用手中的权力，以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肆意吸工人的血。苏联党、政、军头目的收入，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上百倍。他们除享有高额“工资”外，还有额外“津贴”和许多特殊待遇。“特殊商店”、私邸、别墅、游泳和渔猎的场所等等，应有尽有。这

一小撮统治者还通过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等手段，聚敛财富。不少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百万富翁”，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只能在最低生活水平以下挣扎。今日苏联，正如列宁当年揭露美国的那样，“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八七页）。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镇压苏联人民的反抗，不仅炮制了一系列反动法律，而且遍设监狱、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目前，全苏有一千多个集中营，一千多所“精神病院”。仅集中营就关押着一百七十多万人。只要谁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流露不满情绪，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甚至送到集中营、“疯人院”，进行镇压和精神摧残。苏修对所谓“精神病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如毒打、湿裹法、电休克和胰岛素休克、强制注射有害健康的药物等，甚至强迫“病人”吸毒品以改变政治观点。苏修还极力推行反动的大俄罗斯主义，对少数民族任意迫害，使苏联重新变成了“各族人民的监狱”（《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二页）。对于人民的反抗斗争，苏修叛徒集团更是进行残酷的镇压，公然调动大批军队、坦克，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进行血腥屠杀。今日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八六页）。

对外疯狂侵略扩张，成为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页）。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内实行独家垄断，但是，他们追求利润的贪欲是无限的。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愈多，就愈是贪得无厌，愈是渴求实现世界范围的独占。为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敲骨吸髓地压榨苏联人民，而且疯狂对外侵略扩张，与美帝激烈争夺世界霸权，妄图建立地跨欧、亚、非、拉的新殖民大帝国。

近年来，苏修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禁锢在所谓“大家庭”的铁丝网里，任意宰割。它利用“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对这些国家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残酷的经济掠夺，野蛮的军事干涉，使它们变成苏修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苏修在“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进一步使“经互会”一些成员国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工厂、战略物资产地、果菜园、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例如匈牙利，虽然大量蕴藏着铝矾土，但不能发展炼铝业；捷克斯洛伐克开采的铀矿砂，百分之九十以上被苏修掠夺，并被迫放弃开采本国的石油、锰等矿源，而从苏修进口；东德把原来生产大型机器的企业被迫改造成苏修的附属加工厂；保加利亚成了苏修的果菜园；蒙古成了苏修的大畜牧场。苏修还对这些国家大搞不等价贸易，牟取暴利，如用一辆自行车就可以换取蒙古的四匹马。苏修

在经济上对这些“兄弟国家”进行残酷剥削的同时，政治上实行严密控制，直到武装占领。一九六八年苏修出动大量飞机、坦克和几十万地面部队，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刺刀制造了傀儡政权。这是苏修凶恶的殖民统治的大暴露。

苏修把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变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同时，加紧争夺西欧。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缓和”的烟幕下，以实力为后盾，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在政治上，它通过“欧安会”，制造“缓和”假象，千方百计离间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力图把美国挤出欧洲。在经济上，它大唱“缓和物质化”、“全欧经济合作”的催眠曲，加紧向西欧渗透，打入西欧市场，并竭力取得西欧的贷款和技术装备，以增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军事上，它一面大谈“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以麻痹对手，欺骗人民；一面在欧洲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和部署，并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明目张胆地对西欧进行军事威胁。

苏修还加紧向亚、非、拉广大地区侵略扩张。它通过资本输出、商品倾销、军火推销、不等价贸易，残酷掠夺亚、非、拉的丰富资源，榨取亚、非、拉人民的血汗。在印度，苏修通过所谓“经援”，控制了印度重型机器制造业的百分之八十，重型电气设备的百分之六十，石油加工的百分之三十五，钢产量的百分之四十。苏修还对印度大放高利贷，并强迫印度用百分之百的贷款高价购买苏修的货物。据印度报刊揭露，苏修每给印度一个卢布，就通过各种手段回收五点

六五个卢布。这就是苏修“无私援助”的真象。苏修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使印度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在埃及，苏修乘中东战争之机，以“军援”形式大肆进行军事渗透，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控制埃及部队，肆意践踏埃及主权。这些事实从反面教育了埃及人民。埃及人民终于把苏修赶了出去。在安哥拉，苏修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披着“天然盟友”的外衣，远隔重洋，运去成千上万吨军火和上千名军事顾问，并远途调遣一万五千名仆从军充当侵略工具，策动安哥拉大规模内战，使十几万安哥拉人民死于苏修的屠刀之下。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采取“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拚命发展军事工业，疯狂扩军备战，把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随着苏修军事实力的恶性膨胀，它更急于用武力瓜分世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疯狂侵略扩张，正处在进攻的势头上，已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修正主义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联党内资产阶级上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反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是整个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表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的一种垂死挣扎。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只能激起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

苏联人民是具有十月革命光荣传统的人民。近年来，苏

联人民反对苏修统治的革命斗争层出不穷。他们曾举行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并成立地下革命组织，散发传单，发表斗争呼吁书，直到举行暴动。去年十一月，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大型驱逐舰的水兵，不满苏修统治，举行哗变，准备逃脱苏修的统治。就在苏修二十五大开场的当天，列宁格勒某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列宁格勒有的青年学生散发传单，号召举行一场“新的革命”。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苏修对外侵略扩张，干尽了坏事丑事，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反抗苏修的斗争日益高涨。一九七二年七月，埃及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在埃及的使命”，把苏联专家赶走；今年上半年又毅然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现在，不仅第三世界纷纷起来造两个超级大国的反，就连第二世界一些国家也以不同形式反对苏美两霸的控制、威胁和欺负，并把斗争的矛头愈来愈鲜明地指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苏修“大家庭”内部更是矛盾重重，离心倾向日益增长，反控制、反掠夺、反占领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最近，波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矛头直指波兰统治集团及其后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击了苏修，震动了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也是外强中干的

纸老虎。它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和美帝一样，已经陷入了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当前，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进一步认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坚持反修防修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苏联变修的历史悲剧在我国重演，为实现共产主义努力奋斗！